

# 第一章

許多生活的真實，是需要以小說的方式表達的。

那就以小說的方式表達吧。因為某些真實的生活，只能通過虛構的橋樑，才能使那種真實達到確真的境界。

發生了一件事情，是小說中的事情，也是生活中的事情。

或者說，是生活重演了《為人民服務》那部小說中的一個事件。

專門負責給師長家裏做飯的老公務班長吳大旺，提着一籃青菜站在師長家的廚房門口時，那件事情就嘖哩咿啷，氫彈爆炸樣，轟然展開在他的面前。原是擺在餐廳桌上的那塊印有為人民服務五個大紅字樣的木牌，又一次出現在廚房磁磚鑲面的灶台上。字的左側，是一顆發光的五星；右側，是一枝掛有水壺的長槍；下邊，是一排豐收的麥穗。老公務班長是全師的學習榜樣，政治典型，對這木牌的深刻含意，有着不同凡響的理解。他知道，五星，意蘊的是革命。水壺和長槍，表達的是戰鬥和歷史；是一段

漫長而艱苦的革命歷程。而麥穗，則意味着豐收和美好的未來，意味着實現共產主義之後那絢麗的歲月。

有一天，不知道師長從哪兒提着這塊刷了白漆、印了紅字，並在字的左右兩側和下面，用紅、黃，套印了五星、長槍、水壺和麥穗的木牌回到家裏，擺在餐桌上時，師長肅穆地盯着正往桌上擺着飯菜的公務員兼炊事員的班長吳大旺，說知道這木牌上的意思吧？吳大旺專注地盯着看了一會，細心地做了解說，師長也就慢慢地笑起來，一臉舒展燦然，說不錯、不錯，的確不錯，我師長家裏的公務員、炊事員，也比他們覺悟高。

吳大旺不知道師長說的他們是誰們，依照不該說的不說，不該問的不問，不該做的不做的軍事原則，他又到廚房給師長和他的夫人燒湯去了。從此，那塊印有為人民服務字樣的木牌，便永駐在了師長家的飯桌上，和醋瓶、辣椒瓶、小磨香油瓶一道，成了那飯桌家族中最偉大、光輝的一員。

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過去，歲月像穿過營院的河流，無聲無息地朝前平靜而安祥地涓涓奔襲。師長總是在每天晨時的軍號未響之前，着裝整齊地從二樓下來，到大操場去查看他那日日訓練的基層軍官和士兵，夜間熄燈號吹過許久之後，才略有疲憊地回到家裏，脫下軍裝，樓下洗漱，上樓休息。革命與工作，就是師長的靈魂與生命，是

師長人生的全部內容與內核。抗日戰爭、土地革命、解放戰爭，這些偉大的歷史，從他的童年伊始，就像一條歷史的軟繩皮尺，在他的生命中丈量着他每一天生命的意義，直到他已經五十周歲、日過正午，臨西將去的老年等在面前，他還依然每天都用那軟繩皮尺去測量他生命的意蘊。而他的夫人，那位年輕、漂亮，比師長小着十七、八的女人，師長總是稱她為小劉的師醫院護士劉蓮，自從成為師長的妻子，就再也沒有去醫院做過醫護人員。不知是師長不讓她從醫上班，還是她不願再上班從醫，就這麼自和師長婚配之後，整整五年，呆在師長的樓裏，與樓為伍，與師長的威嚴為伴，做着高幹樓房的主人。

關於劉蓮，吳大旺對她知之甚少，在到師長家裏之前，可說一無所知。不知道她娘家哪裏，不知道她哪年參軍到了部隊，做了護士，不知道她五年不上班，除了每天飯時從樓上下來吃飯外，其餘時光都呆在樓上幹些什麼。除此之外，吳大旺還不知道她不上班，部隊還給她發不發工資；不知道她本屬軍人，五年不穿軍裝，忘沒忘記軍人的規則和職責。她的歷史，對於他是一片被大霧蒙罩的空白，宛若四季深霧籠罩的一片山脈。他不知道那山上是光禿禿的一片，還是鬱鬱蔥蔥，佈滿深溝狹谷，還是鳥語花香，泉水叮咚。

因為不知，也就不再關心；因為不再關心，師長對吳大旺的工作也就十分滿意。儘管他是已有幾年軍齡的革命老兵，儘管他檔案裏的榮譽如倉庫裏堆着的貨物，儘管表揚、立功、嘉獎，當典型，做模範，年中或年底，師管理科的科長會準時像發枕頭睡覺一樣送給他，他卻還是覺得遠遠不夠。說到底，吳大旺是一個貪婪榮譽的人，是一個渴望進步的優秀士兵。上溯時間長河，回憶往昔歲月，他是在一次師後勤戰線學習與業務大比拼的活動中，緣於不僅能一字不差地背下來二百八十六條毛主席語錄和《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經典文章，而且還能在三十分鐘內，連挖灶、切菜在內，完成色香味俱佳的四菜一湯的迫切任務而一舉中榜，名揚營院的所有官兵之中，被師長挑挑揀揀調到了師長家，做了師長家的專職公務員兼專職炊事員。

管理科長問，到首長家裏工作，最重要的原則是什麼？

他說，不該問的不問，不該做的不做，不該說的不說。

管理科長說，還有呢？

他說，要牢記為首長家裏服務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管理科長說，更重要的是，要說到做到，把語言落實到行動上，把口號落實到實踐上。

他說，請首長放心，我一定會言行一致，表裏如一，做一個又紅又專的人。

管理科長說，那好，你去吧，我們等着你從師長家裏把喜訊帶回連隊，帶回你的家鄉。

吳大旺就從警衛連調到了師長家。

半年來，他兢兢業業，恪盡職守，做飯、種菜，打掃一樓的衛生和在樓房前的院落裏，種花養草，修整樹枝，除了期間回家休過一次短假外，幾乎沒有離開過這座編號為一號的洋樓小院。因為他的敬業，因為師長對革命工作和黨的事業近於偏執的癡心和熱愛，在一次黨中央號召的精減編制的運動中，師長便帶頭減掉了家裏的公務員和警衛員。從此，在師長上班之後，這座原來由蘇聯人修建的兵營洋樓裏，就只剩下了師長那三十二歲的妻子劉蓮和這二十八歲的炊事員兼公務員的吳大旺，如同偌大的一處花園園地裏，只剩下了一株鮮花和一把鋤頭一樣。

事情的伊始，吳大旺渾然不知。他不知道半年來，他在飯桌上吃飯時，師長的夫人曾無數次仔細地看過他，不知道他在樓後鋤菜時，她曾經天長地久地透過窗戶凝視他，不知道他在前院給那葡萄藤搭架時，因為濃密的葡萄

藤和密不透風的思想工作樣，遮住了她的心靈和視線，使她不得不拿出師長的高倍望遠鏡，把他從葡萄葉的縫隙中拉近和放大，日積月累地看着他額門上的汗，像珠寶店的老闆在放大鏡下看着一粒鑽石或瑪瑙，看他脖子的青筋和肩頭上裸露在外的黑皮膚，像觀賞一片青紫的上好玉器樣。而他對此，卻從未覺察，不曉分毫，像路邊野外的一株土槐樹，聞不到被關在花園裏的一片牡丹之香。就這麼，讓時光如東流之水，歲月像西去之日，革命和鬥爭在一號院落之外如火如荼，大江南北都是滾滾洪流，而一號院落之內，則依然宛若桃花之園，綠水青山，充滿着愛的朦朧和詩意的慾望。如此，也就終於在三天前的黃昏裏，在師長去北京的某一神秘場所，參加為期兩個月的學習和研討有關軍隊要進一步精兵簡政的重要會議的第二天的落日中，吳大旺陪着師長的妻子劉蓮吃過晚飯後，他在收拾着碗筷，她外冷內熱地瞟了他一眼，順手把那塊寫着為人民服務的木牌從靠牆的邊上，拿起來放在了紅木飯桌的這頭兒，像讓他去院裏為她取一樣東西樣，又像讓他把掉在屋裏地上的東西揀將起來樣，就那麼隨隨便便，有意無意地把木牌往桌子這頭的角上一擺放，輕輕淡淡說，小吳，以後你只要看到這塊木牌不在原來的地方了，就是我找你有事兒，你就可以到樓上去一趟。

說完這些話，她把木牌示範着往桌角一放，那木牌磕着桌角的聲音，如同軟玉碰着了硬郎的瑪瑙器板，響出一滴青綠、神密的聲音，她便如往日飯後一樣款款地上了樓去。

怔怔的站在那兒，他有些不知所措，又有微細一絲說不出的含有甜味的神秘和緊張。望着她的背影，像望着一幀從未見過的女人的後背的畫像，直到她拐過樓梯的轉角，人影宛若落日中的樹影消失在樓上，他才又把木牌又放回原處，開始了他一如往日的洗鍋、瀾碗，在院裏東整整、西弄弄的瑣碎而深含革命意味的工作。

時至今日，回想起來，他還清晰地記得，那天的黃昏，日光豔紅，如同新瀾在牆上的標語。他在廚房進行了一番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之後，又到前院的花地裏給幾棵開得淫紅的玫瑰剪了多餘的旺枝，提着只有正師職首長家裏才發的塑料水桶（副師職家裏都是下發的傳統鐵桶）給玫瑰和石子兒路邊的冬青澆了水，落日終於也就收了紅豔，西去得無蹤無跡。這是豫東平原上黃昏與夜晚的交接之時，大地上安詳平靜，營院裏知了的叫聲，漸次地稀落下來，偶或地響起，又如隊列歌曲樣嘹亮有力，悅耳動聽。師長家的紅漆鐵門之外，去換哨的士兵的腳步，鏗鏘鏘鏘，而又單調乏味地從院落前邊響了過去。他抬起頭來，

看見那換哨的士兵，曾是他老連隊的一員，便舉手示以禮意，那士兵隔着鋼筋門縫，朝他還以軍禮。然後，他就提着水桶進了樓裏。

就在這時，愛情的導火索，在他的混沌中已被她悄然點着。他看見那塊幾天前他放回原處的為人民服務的木牌不僅不在了原處，而且是醒目裸裸的擺在了客廳中央樓梯底角的四方木柱上。那樓梯上的紅漆，已經被歲月剝蝕得有着累累傷痕，原有的木紋，在許多地方都偷偷地顯露出來，如電影裏那些資產階級的女人描過的眉眼樣躲着、閃着，窺視着這屋裏的一切；如革命者的日記那樣，記錄着革命者的歷史與行為。看見那塊被移動了的為人民服務的木牌，吳大旺沒有發怔，他知道移動就是命令，無聲勝於有聲，知道這時她叫他是有一樣他必該去做的工作在不折不扣的等着他。於是，便慌慌地放下水桶，得令樣咚咚地上了幾階樓梯，才想起半年前，來師長家裏報到的第一天，師長以最溫順、冷峻的口吻對他說，樓上的啥兒都不用你操心，沒有你劉阿姨的話，你不要往樓上走半步。師長的話如毛主席的語錄樣響在他的耳邊上，到樓梯的轉角處他把腳步慢下來，輕抬輕放，如同踩在了一踏即碎的玻璃上。

他不知道那樓梯是什麼木頭做成的，常落腳的地方有了無奈的灰白的腳痕兒，而顯露出來的木紋細得如人的



皮膚般，踩上去又柔軟，又實在。從窗口滲入的黃昏的光亮，像半紅半白的綢紗一模樣。有淡淡一股腐白的香味，不知它的根源是在門窗木頭上，還是青磚白灰的牆縫裏，吳大旺聞着那味道，宛若聞到了一股罕見的浸人肺腑的女人的香。他知道，去見師長的妻子劉蓮，是不該像他入伍前到公社幹部家裏相自己的對象樣，心裏無可遏止地砰砰亂跳。去見劉蓮的這種心跳，有悖於一個革命軍人的覺悟和立場，有悖於他要求上進的內心和思想，於是，他努力收住腳步，用拳頭在胸口上捶了一下，再次地警告自己，說上樓是因為有他必須的一項工作，就像革命的鏈條上，有一個環節在樓上，他不能不往樓上去。也就力挽狂瀾地把心跳的頻率減下來，如同把反革命的濁流遏止住，這才輕腳慢步地上了樓，發現了二樓的結構和一樓一模樣，東邊是兩間臥室，南邊是廁所，西邊是一間空房子。空房子的樓下是廚房和餐廳，而在這二樓裏，它有些會議室的模樣兒，一圈擺了木框沙發和茶几，牆上掛了各式各樣的地域行政圖和軍事佈署圖。

不消說，這是師長的工作間，和文人的書房樣，卻要比文人的書房重要千百倍。吳大旺看見地圖上無數的血紅箭頭和盤來繞去的紅線與綠線、藍線與黃線，還有各種的圓圈、三角和方框，花花綠綠，一如他侍奉的師長家盛開的花園般。他本能地把目光從那屋門口兒縮回來，似乎

一下子明白師長說的沒事不要往樓上多走半步的關鍵所在了。秘密就是一扇門戶，以門戶示人，也就無異於洩露軍機。一個軍人，立當以保護軍機為使命，不該看的絕對不看，不該說的絕然不說。吳大旺之所以深得師長和其妻子以及革命與政治的關懷和信任，正是因為他做到了這一點。

心跳緩和了，一種莊嚴慢慢的籠罩了他全身。把目光從地圖上迅速地移過去，盯在東邊靠左有老式雕刻的屋門上，他朝前移了幾步，豎在門前，完全擺出一個士兵到首長辦公室門前應該提身立正的軍姿兒，抬頭挺胸，面對前方，目不斜視，短促有力地喚了兩個字——報告。

回答他的是沉寂。

他又提高嗓音喚出了那報告兩個字。

沉寂依然如黃昏樣漫在這樓裏。

他知道師長和他的妻子就住在這靠左的臥室裏。他在樓下的外面時，常看到她推開這間屋窗朝外張望的臉，像一個年輕的略顯缺血的貴婦人的臉，活生生地鑲在過時的畫框裏。畫框總是那麼樣，陳舊而呆板，只是那張臉有時慵懶、有時生動，一如有急有緩的革命形勢樣，使那畫框也有了慵懶和生動，有了生命和韻律。他知道她就在那臥室裏。在院裏時，他沒有看到她去二號院或三號院的政委家和副師長的家，去和政委或副師長的家屬聊天說話兒。她很少很少出門去和那些家屬說閑話，就像師長很少和他